

# 語言學論文選譯

第四輯

科學出版社

# 語 言 學 論 文 選 譯

第 四 輯

高 晶 齋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957年6月

А. И. СМЕРНИЦК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И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ЯЗЫКОВОГО  
РОДСТ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55

內 容 提 要

本書用印歐語的材料討論和闡明历史比較方法的一些理論問題：历史比較法的實質、應用範圍、可靠程度、比較的原則、它的缺點和局限性等等。是研究历史比較法、比較語法、語學史等一般問題的參考書。本書是莫斯科大學語言學小叢書之一。

語言學論文選譯（第四輯）  
（历史比較法和語言的親屬關係的確定）

А. И. 斯米尔尼茨基著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輯  
高 晶 齋 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1957年6月第一版 書号：0802 印張：1 13/16  
195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8,385 字數：46,000

定价：（9）0.28元

## 历史比較法和語言的亲屬关系的确定

1. 在馬尔的“語言新學說”統治的年代里，逐漸形成了關於語言學中的历史比較法的一種看法（這種看法傳布的范围相当广泛，尤其是在語言學家中間）：認為語言學中的历史比較法虽然跟馬尔的“古生物學方法”有显著的不同，但依然是可以与“古生物學方法”对照的一種方法。因此，必須再一次地着重指出，馬尔的“方法”根本不是什么科學方法，因为依照斯大林对这个方法所做的一針見血的結論來說，它只能引起“無意义的推敲猜想而已”<sup>①</sup>。而不是引导人們去研究語言的真实發展情况。历史比較法尽管有它的不少缺点，但确实是研究語言及語言史的一種科學方法。因此，它值得十分認真地重視、批判地研究和改善，至於馬尔的四要素分析“方法”是怎么一回事，那是不值一顧的；这个“方法”已經被揭穿了，它是語言學中別開生面的魔術，根本不值得进一步加以任何批判分析，因为它完全是科學范围以外的东西，而且我們决不会从中得到有益於語言學的什么东西。

2. 但是，使历史比較法恢复它应有的地位，又不應該引导到把它过分重視的地步（在这个方法受到馬尔門徒們的長期迫害之后，把它过分重視是很自然的）。当然，問題不在於用任何人为的方法去限制这个方法的应用。凡是这个方法能够得到可靠的效果的地方，都可以而且應該採用它。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个方法不是随处都可以应用的，它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同样可靠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不能局限在这个方法所研究的問題范围以內，不能局限在年青語法學派（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ки）及其直系門徒們的眼界所局限的那些一般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頁。

問題和概念的范围以內。必須記住，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是最先進的語言學，未來是屬於它的，這種語言學的多式多樣的任務和廣泛的興趣，要求創制出並且應用那些進行專門研究的各種具體方式方法，要在一個总的認識方法——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基礎上，把這些方式方法組織成為進行語言科學工作的統一的、複雜的體系。

復活歷史比較法，需要對它進行創造性、批判性的研究，特別是要明確斯大林曾經讓語言學家注意到的它的嚴重缺點。明確這些缺點，並不是要使這個方法受到損害，而是加強這個方法，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明確了這些缺點，就要去探求和改善語言學研究的其他個別方式，而這些方式就會給歷史比較法以必要的幫助，因而就補充和加強了這個方法。歷史比較法能夠提供什麼和不能提供什麼，它在什麼地方可以應用而什麼地方不可以應用，我們對於這點知道得越明確，那末就會越好地去運用它，它就會提供出越多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且在運用它的時候也就會少犯錯誤。同時，也就能夠更快地、更好地創制出補充它的其他語言學研究方式。

既然把語言學中的歷史比較法看作對語言材料進行科學研究的特殊方式，有自己的應用範圍和自己的特別任務，那末自然首先就要弄清楚：這個方法的實質怎樣，運用它的時候所遵循的原則怎樣，用它能夠達到怎樣的效果以及怎樣才能够判斷所得結論的可靠程度。

3.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必須把作為語言學研究的特殊專門方法的历史比較法同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區別開來。

某種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顧名思義，是從某種語言的历史發展並與其他一種語言或幾種語言相比較中研究該種語言。如果被比較的一切語言在進行這種研究中或多或少成為同等重要的研究對象，十分顯然，那就不是對某一種語言（其他幾種語言用來同它比較，只是為更好地了解它），而是對特定的一羣語言進行研究。在彼此具有親屬關係的語言（如斯拉夫諸語言、羅曼諸語言、日耳曼諸語言，以及

一般的印欧諸語言；烏戈尔-芬蘭諸語言，突厥諸語言）的比較語法中，我們就看到這種研究的例子。同時需要指出：這種語法中的歷史要素，通常是不够突出的，正是因為如此，這種語法才稱為比較語法，而不稱為歷史比較語法；但是，因為各別語言的一般輪廓和特點既然這樣或那樣地同這些語言的過去有聯繫，所以歷史要素在某種程度上說總是存在的。

所謂比較語法，大半只是涉及某些語言歷史中某一個開始時期：這些語言結構的後來的歷史，則由這些語言中每一種的歷史語法（如果這一種語言具有相當多的文學傳統的話）分別地加以研究。但是，如果某種語言沒有這種傳統，或者根本沒有文字，那末，很顯然，它的結構的全部歷史只有在有關的語支的比較語法所能闡明的範圍內加以闡明。

在原則上說，不一定把比較語法和歷史語法區分開來。上面已經指出過，比較語法在某種程度上說不可避免地也是歷史比較語法。但是某一個具有親屬關係的語支中各別語言的歷史語法，由於採用同一語支中其他語言的事實以資比較，才可以成為歷史比較語法。由此可見，某一語支中各語言的歷史語法可以融合成所有這些語言的統一的歷史比較語法。既然如此，通常所理解的比較語法的基础，不是由各別語言的歷史語法所奠立的，而是由新的歷史比較語法所奠立的<sup>①</sup>。如果再把歷史比較詞彙學以及對某些語言發展的一般條件和形式（它們的方言分化，它們文字的作用和特征，它們的文學規範的創立，它們的使用範圍等）的研究，也列進歷史比較語法，那末就可以窺見某一語支中各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的全貌<sup>②</sup>。

4. 某一語支（語系、語族等）中各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負有各式各樣的廣泛任務：闡明某些語言的起源；確定它們之間的历史关系的性質，尤其是它們的親屬关系的性質；研究各個語言平行發展的原因

① 參看 A. И. 斯米爾尼茨基：《日耳曼諸語言中元音弱化和名詞語法體系的历史之間的相互关系》，蘇聯科學院院報，文學語言部，第10卷，第2分冊，1951年。

② 必須記住：當說到比較語法和歷史語法時，依照慣例，都包括語言學在內。

和它們分歧的原因；闡明一種語言影響另外一種語言的條件和途徑等。

因此，依賴於解決更一般的任務所必須得到的哪些局部的具體結果的不同而使用的各種不同的專門方式方法，是對語言作整個的歷史比較研究所利用的。

例如，為要闡明一些語言的平行發展的原則和它們之間分歧的原因，很显然，必須首先明確一致和差別的事實；並且在對比了真正互相關聯的事實之後正確地敘述出來。要做到這點，歷史比較研究應該運用比較描寫方法，即用有時人們所稱的對比方法。

借助於這個方法，科學地描寫某種語言的事實，與其他語言的有關事實進行比較，以便得出這些語言體系之間相互關係的鮮明圖景，而這種圖景可以反映出各個部門之間的真實聯繫和正確地把本質的東西及非本質的東西區分開來。

例如，假定我們研究關於印歐諸語言中的冠詞這個問題，並且在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以希臘語作為應用冠詞（限定冠詞）的最古語言進行研究。我們在这种情况下，應該比較什麼東西和怎樣進行比較呢？我們是否必須循着在其他語言中尋求希臘語中大多數冠詞形式作為冠詞詞根的一t—這個詞根這種途徑來進行呢？（比較：陽性單數第四格 ton，陰性 tēn，中性 to，陽性複數 tous，陰性 tas，中性 ta 等。）如果是這樣，在與羅曼諸語言作比較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注意到，含有同樣詞根的拉丁語代詞和副詞在其中是如何反映的（拉丁語的 is—t—e [這個]，t—alis [這樣的]，t—antum [這樣]，t—um [當……時候]……），而看不到羅曼諸語言的冠詞，因為它們的冠詞的根，是完全不同的（在大多數語言中，冠詞都是上溯於拉丁語的 ille—illa—illud [那個]）。是不是應該跟在功能上相應的單位進行比較呢，就是說，例如跟意大利語的 il(lo)—la，西班牙語的 el—la—lo，法語的 le—la，羅馬尼亞語的 -(u)l，-le—(u)a（起源於拉丁語的 ille—illa—illud）這些在材料上與希臘語 -t—沒有共同之處的單位進行比較呢？（保加利亞語的 мъжът，жената 中的 -т，德語的 der

—die—das 中的 -d-, 英語的 the 中的 -th- 等, 反而同希臘語的 -t- 相同)。是不是比較應該依照兩個方向——材料的对应和功能的对应来进行呢? 但是怎样进行? 依照怎样的方式进行? 比較描写法(对比法)就应该解答这些問題。

其次, 如果根据文献的研究, 确定所比較語言的历史, 那就必須明确这些文献含有詞語的讀音, 有时 还須明确它們的意义。必須始終記住, 文献本身並不是某种語言写成的文字的某些片断: 它們只是特定作品的外部的近似描繪。当我们閱讀現代文字的时候, 一般說来, 我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 但是在这种場合, 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某种語言的語音方面是怎样在文字中描繪出来, 因此, 我們也就毫不困难地和有把握地复制相应的作品。至於古代文字, 那末就需要依照字体記載来应用構拟語言的特殊方法, 因为古代語言是不可能直接观察的, 也不可能把写作的东西拿来同語言的真实語音进行对比。在这里, 問題可能是關於明确个别字母的讀法和關於确立个别詞的意义, 也可能是關於全部現有記載的完全解讀, 因此, 在这方面可能特別应用不同的方法。

語言史既然同应用某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緊密联系着, 那末各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不可能不引用社会历史 特别是文化史的材料; 而这些材料在一定的条件下, 就归結到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材料。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都有其專門的研究方法。但是採用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材料来解决語言学的問題, 还需要創制特殊的研究方法。

在这里提到的远不是完备的, 但是已經說过的話, 就充分地表明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所須要的一套方法的复杂程度。

历史比較法, 严格說来, 是这一套方法中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sup>①</sup>。它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它所达到的直接的具体結果如何?

5. 用历史描写法进行工作, 往往 就必須去構拟(再造)那些比起直接或在文字中記錄下来的資料之前更加久远的事实: 在某些事实之間所看到的那些相互关系, 往往 只有在構拟这些相互关系如何借



以形成的資料的條件下，就是說，只有在這些事實以前存在的那些事實的基礎上，才能夠理解和說明。

譬如，我們斷定德語的指示代詞和冠詞 *der—die—das*，英語的冠詞 *the* 等的詞根，就是斯拉夫語在 *ta—to—tomy* 等詞中的 *-t-* 和希臘語冠詞中的 *-t-* 同樣的一個詞根，那末我們就應該證明：這裡的問題不是在於偶然相似和符合，而是有規律性的歷史聯繫。這就是說，我們應該構擬這種聯繫，亦即構擬某種相互關係之前就存在的那些事實。在這個具體例子中，先行存在的事實是依照下面所說那樣加以科學的構擬的。

\**-t-* 是共同印歐語指示詞的一個語根；依據各有關語言的一般發展規律，這個 \**-t-* 保存在希臘語、民間拉丁語、各斯拉夫語言以及其他許多語言中，但是在各日耳曼語言中已經不是一個閉塞音，而是舌前齒音的一個摩擦音了：在古代文獻中，這個音是寫成北歐古代文字 *þ*，這是借助於拉丁書法 *—th* 這個字母組合造成的，後來在古英語的拉丁書法中，開始由 *þ* 變為 *ð*。隨後，在德語中 *þ*（寫成 *th*）這個音就一般地發展成 *d*（通過 *ð*），而在英語中則在大多數場合下還保存着（比較德語中 *denken* [想]，*ding* [事物]，*dick* [厚]——英語中的 *think*，*thing*，*thick*），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則讀音像冠詞 *the* [*ʒ*]（並比較 *this* [這個] 等詞）。

在這裡，從共同日耳曼語的 *þ* 到德語的 *d* 和到英語的 *þ* 和 *ð* 的發展，是可以依照文獻探尋其線索的。但是從共同日耳曼語的 *þ* 到印歐語的 *t* 的發展，只有用歷史比較法加以構擬。但是為了構擬這個發展，很顯然，必須構擬作為共同印歐語語音系統的一個事實的 \**t*，因為共同印歐語的語音系統，是各個印歐語言的語音系統的基

① 必須指出，在這裡所談的，不是關於“研究”和“方法”這兩個詞的區別和定義問題，而是現象本身的區別問題——即區別較廣泛的、各式各樣和一般的現象同比較狹小的、單純的和進入前一個體系中的特殊現象的問題，至於“方法”這個詞之表明第二種現象適宜到何等程度，並不是基本問題：對於在這方面從事具體工作的語言學家來說，“歷史比較法”這個複合術語當然具有比較狹小的、專門的意義，因為細心的分析，亦即區別歷史比較研究的各別方式，才有真實需要。

础。同时,还要構拟作为远古印欧詞素的 \*t- 这个指示詞詞根;其他各种詞素、詞、个别的語法形式等,也是依同样方式構拟出来,因此,所研究的語言的各种要素和單位之間的現存历史相互关系,就可以得到說明,而确定相应时期这些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途徑也就指出来了。

6. 从以上所說,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对語言进行历史比較研究所需要的特殊方式之一的历史比較法,可以下个这样的定义:

語言学中的历史比較法,从这个術語的專門意义來說,是这样一种进行構拟的特殊科学方法,即用有計劃地比較兩種或几种具体語言(根据文献或直接根据口語中活生生地应用而为人所熟知的語言)中在物質方面彼此对应的較晚事实的方法,來構拟(再造)未經文字記載的过去語言事实这样的特殊的科学方法。

所謂历史比較法是一个进行構拟的方法,決不等於說,过去語言事实的構拟本身是一个目的,像 19 世紀中叶的語言学(以及部分地說更晚近的語言学)所常常認定的那样。实际上,語言学的構拟的作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語言学的構拟本身,並不是一个独立的目的,而是說明在語言之間所看到的关系和这些語言中不同現象的一个手段,所必要的一个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能了解‘本国語的材料及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發生及其逐步的發展,如果一不顧本国語言自身的已死形态,二又不顧同类的[親屬的——譯者註]活的語言及死的語言,那末上述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显然,構拟比較远古的事实,就会幫助我們理解某种語言“已死形态”以及理解該語言和它親屬的活語言和死語言之間的相互关系。並且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到:語言發展的一般重要特点,正如斯大林特別指出的,就是新質要素的逐漸积累和旧質要素的逐漸衰亡。因此,在某一个时代的語言中,必不可避免地不但有基本上只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那种性質的要素,而且还有旧質要素,这些旧質要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8頁。

素，是某種語言在其發展的以前各時期（連久遠的時期也包括在內）所特有的。此外，如果注意到所研究的某種語言的各種特點的形成所經歷的那個長遠的時代，甚至很悠久的文字傳統也是比較短近的。因此，超出文字傳統的限界，至少是局部地進一步研究某種語言的更久遠的歷史，這是為了達到更充分地科學地理解這種語言和研究它發展的內部規律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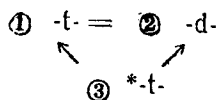
上面所談的是關於構擬具體語言歷史的事實，而不是關於構擬過去未經文獻記載的這些語言自身，這樣說法決不是偶然的。我們屢次指出：要構擬任何一種語言的整個體系，因而要構擬某種語言任何一個已往的，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階段，乃是不可能的：能夠構擬的，只是過去體系的個別部分，只是或多或少的一些事實，而不是已經消逝的包括全部組成和結構的整個體系。但是，儘管時常指明這一點，在具体工作中依然常被遺忘（在概括性的參考書一類的著作中，尤其是如此，這種情形的顯明例子，就是 A. 梅耶的《印歐族語言比較研究引論》這部有名的著作）。由此可見，用歷史比較法可以進一步研究的，不是語言古遠的全部歷史，就是說，不是它的歷程的全部範圍，而只是個別部分，個別支流（關於這點，詳見下文第 31 節和 33 節）。

但是也不應該輕看能夠構擬出來的東西。雖然構擬的不是整個語言過去的全部體系，而只是這個體系所含的某些事實，但是這些事實是可以在某一相互聯繫中構擬的，是作為體系的組成部分，而不是作為完全零散現象。凡是僅能在很零散的、不完整的狀態中構擬的，那就是原有面貌的詞彙。因此，一般說來，在歷史比較法的基礎上通常創立某一個語支的比較語音學和比較語法學（比較語音學和比較語法學通常總稱之為比較語法學）；而比較詞彙學則沒有加以相應的研究（構詞法除外）。

無論如何，凡是能夠加以構擬的東西，對於研究有關語言的已有文字的往後的歷史或現狀，特別是對於研究它們的語音構造、語法構造以及構詞體系來說，都有巨大意義。

7. 应用历史比較法的最一般的前提,就是在某些語言中有同一起源的單位,即起源於同一單位的一些單位的存在,而這些單位乃是這個同一單位在各別語言中不同發展的結果。

例如,希臘語冠詞的根  $-t-$ , 德語冠詞的根  $-d-$ , 是同一起源的根。就是說,它們在起源上是同一個根,往往把這個根的更古形式構擬為印歐語的  $*-t-$ 。可以用圖表示如右:



從上面的例子就可看出,同一起源並不一定符合:希臘語的  $-t-$  和德語的  $-d-$

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起源的單位之間的差別,可能很大:比較印歐語的詢問詞的根

$*-k^u-$ , 而這樣的根在希臘語為  $-p-$  和  $-t-$  ( $póteros$  [二者之中哪一個],  $tis$  [誰],  $ti$  [什麼]), 在拉丁語中為  $-qu-$  ( $qualis$  [怎樣的],  $quis$  [誰],  $quid$  [什麼]), 在各斯拉夫語言中為  $-k-$  和  $-č-$  (比較俄語的  $который$  [哪一個],  $кто$  [誰],  $кого$  [誰; 第二、四格],  $что$  [什麼],  $чего$  [什麼; 第二格]), 在哥德語中為  $-hv-$  ( $hvas$  [誰],  $hva$  [什麼]), 在德語中為  $-w-$  ( $wer$  [誰],  $was$  [什麼]), 在古英語中為  $-hw-$  ( $hwā$  [誰],  $hwæt$  [什麼]) 和  $-h-$  ( $hū$  [如何]), 英語中在  $who$  [ $hu:$ ] [誰] 和  $how$  [如何] 以及其他詞中的  $-wh-$  [ $-w-$ ,  $-hw-$ ] ( $what$  [什麼],  $why$  [為什麼] 等), 都是由古英語  $-hw-$  而來的。這中間區別是很大的,如果不對一切事實進行仔細的嚴密科學的歷史比較分析,這些不同語言的單位的同一來源,就顯得是可疑的甚至顯得是不可靠的。但是這種同一起源的情形,用歷史比較法就得到完全不容置疑的證明。

8. 不同語言中兩個單位的同一來源,正如從上面舉出的圖解中看到的那樣,是基於兩個歷史的等同現象的:例如,希臘語的  $-t-$  = 德語的  $-d-$ , 這種同一來源就是基於歷史等同現象: (1) 希臘語的  $*-t-$  = 印歐語的  $*-t-$ ; (2) 德語的  $-d-$  = 印歐的  $*-t-$ 。

從這個例子就得出結論:歷史等同現象是某一單位在它的時間發展中的等同現象,也就是,某一單位的個別歷史發展階段的等同

現象。這時，該單位是否發生變化，並不改變問題的本質。例如印歐語的 \**-t-*，保持不變，發展成希臘語的 *-t-*，但是在發展成德語的 *-d-* 時，就發生變化了；但是，在兩個例子中，我們遇到某一單位在其整個印歐語階段（印歐語的 \**-t-*）和在其較晚近的不同語言階段（希臘語的 *-t-*，德語的 *-d-*）的歷史等同現象。

上面所說的，需要對一般的語言單位的等同現象稍加解釋。

我們假定甲、乙、丙三人讀 *щука* [梭魚] 這個詞。甲把 *ш* 讀為長軟音 [ʃ] 的 [шш]，乙讀為 [шч]，丙讀長硬音 [ʃ] 的 [шшш]。儘管如此，我們毫不猶疑地說，我們聽到的是同一個俄語詞。這只是 *щука* 的三種讀法，並不是三個詞——[шўке]，[шч\_ке]，[шшўке]。問題在於：這個詞在其各種讀法中，不但有共同的東西，而且在用俄語交際的時候，在俄語使用的整個範圍內（在文學語言中和在各種方言中）都是起着俄語體系中一個單位的功能。

我們還可假設：在語言由一代傳遞給一代的時候，在某些單位中出現了一批批的新的細微變化，以致最後某些單位變化得“認識不出來”。但是如果在同時生存的各代人之間（例如在“祖輩——父輩——子女輩——孫輩”之間）交際的時候，在構擬這些單位的差別時只是具有同一一些單位不同形式之間的差別這樣的性質，就是說，每一種這樣變化着的單位雖然在變化着，但是依然起着同一單位的功能，那末在該單位的歷史發展中，並沒有發生過中斷：它依然作為同樣的單位一代代地傳遞下去，因而就是當着最後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時候，它在歷史上依然還是同樣一個單位。例如，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總是同樣一個面孔，雖然在七十歲時他已經完全不是像七歲時那樣的面孔了。

我們知道，德語的 *-d-* 是從印歐語的 \**-t-* 經過日耳曼語的 *-þ-*，古德語的 *-ð-* 的階段發展來的。發展的道路，可以從下表比較詳細地想像得到。

在這裡，用/這個符號將各代之間交際時作為同一讀音的不同變音而同時存在的讀音聯繫起來，>符號是表明發展的方向，而且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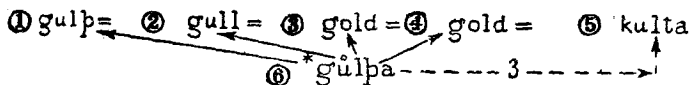
① \*t<sup>1</sup>->\*-t<sup>1</sup>-/-,\*-t<sup>2h</sup>->--t<sup>2h</sup>-/-t<sup>3p</sup>->--t<sup>3p</sup>-/-t<sup>4p</sup>->--t<sup>4p</sup>-/  
 -t<sup>5p</sup>->--t<sup>5p</sup>-/-p<sup>6</sup>->--p<sup>6</sup>-/-p<sup>7δ</sup>->--p<sup>7δ</sup>-/-δ<sup>8</sup>->--δ<sup>8</sup>-/-dδ<sup>9</sup>-  
 >--dδ<sup>9</sup>-/-d<sup>10</sup>-.

說明：①印歐語的。

地把發展的个别阶段划分开来。正如从表中看到的，任何地方也沒有間断，因为比較早的变音之一（例如变音 -t<sup>h</sup>-）在更久远的 -t- 中仍然出現。就是在比較晚近的 -p- 的阶段中，也是作为一个变音保存了一个时期。而在不同时期存在的 -t- 和 -p- 两个阶段之間形成联接的环节。当然，在这里只是十分相对地近似地描繪出个别的讀音来；也許，一般的發展进程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並不改变問題的本質——逐漸的傳遞，即一代代相傳，虽然發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历史的等同現象却由此而确立起来。

9. 从上述一切就可得出这样結論：非親屬的語言中，如果存在同一起源的單位，那末历史比較法也是可以应用到这些語言的。例如，这个方法可以应用来一併研究日耳曼語和西芬蘭語，因为像芬蘭語中的 kuningas（国王）、rengas（戒指）、kulta（黄金）等詞，与古德語的 kuning（国王），古英語的 cyning（国王），古冰島語 hringr（戒指），古德語和古英語的 hring（戒指），哥特語 gulþ（黄金），古冰島語 gull（黄金），古德語和古英語的 gold（黄金）等詞历史上都是分別地相同的：在这里，不但可能进行簡單的对比，而且也可能在比較的基础上加以構拟。例如，借助於历史比較法，可以構拟古日耳曼語的 \*gullþa（黄金），並以之作为芬蘭語 kulta，哥特語 gulþ，古冰島語 gull（另外一种写法是 goll）、古德語和古英語的 gold 的共同起始阶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芬蘭語和各日耳曼語詞的起源方面的等同，是建立在不同性質的历史等同的基础上的；芬蘭語的詞是从古日耳曼語（共同日耳曼語）的 \*gullþa 借用来的，而較晚近的各日耳曼語的詞是古日耳曼語的往后的历史阶段，而这些历史阶段

是在各日耳曼語以共同的基础語言(母語)逐漸發展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情形可以用下圖表示之:



說明: ①哥特語的; ②古冰島語的; ③古德語的; ④古英語的; ⑤芬蘭語的;  
⑥共同日耳曼語的。

在圖中,橫的虛線表示的,不是某種語言與它的整個體系中內部的逐漸發展,而是由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轉移”(同時具有這些語言的體系之間的差別所決定的變化),就是說,是表示借用關係。但是無論如何,芬蘭語 kulta,總是與日耳曼語的 \*gūlpa 有歷史等同關係的,因為在借用的過程中,這個芬蘭詞也正是在芬蘭語中重制的日耳曼語的 \*gūlpa。

大家知道,在研究各親屬語言時,歷史比較法具有最大的意義:它的主要應用範圍就在這方面。這種情形的直接原因在於:各語言如有親屬關係時,同一起源的東西已經不是個別的詞,甚至不是個別詞的一部分,而是各個語言的本身了:本來語言的親屬關係,就是從一個共同來源發展出來的事實,就是同一個比較悠遠的語言的繼續。

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對語言親屬關係樹立明確地、清晰地理解的重要性。語言學家普遍地利用這個用語,但是遠不是所有的語言學家都賦予它同一概念,而且各自的概念也不是時常都是十分明確的。馬爾的“新學說”以及他關於親屬關係是由於交配,“匯合”和“階段”的改造而形成的那種理論,就使語言親屬關係的理解特別混亂不清。

為要使語言親屬關係的問題明確起見,首先必須清楚地分別以下兩個關鍵:(1)某些語言的親屬關係自身;(2)這些語言之間事實上的近似。

10. 語言的親屬關係是起源於在不同使用地區得到不同獨立發展的一種語言歷史事實。

但是“起源於一种語言”是什么意思呢？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須弄清楚“同样一种語言”是什么意思。就是說，必須一般地确定語言等同現象的概念。

應該这样去理解語言的等同現象：

語言的一切不同的組成部分（詞、詞的構成、变化和組合的类型、造句手段等）彼此由相互依存关系这样或那样地結合成形式多样的、但是明确的体系，这种体系是由於語言的組成部分之間在正常交际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而它們之間相互作用又彷彿成了某种統一的，沒有重要脫节的“網”；凡是有这种情形的地方，那末該种語言就是等同的語言（虽然是有不同的变体，但依然是同一种的語言）。

“体系”这个詞需要稍加解釋。在这里，不可以把它理解为“系統性”、“連貫性”和“条理性”的同義詞。大家知道，在語言中，系統性可能很有限，在語言中可能有許多不連貫的地方、矛盾和很大的無条理性。但是無論如何，在某种意义上說，語言是某種程度上完整的体系。它的一切部分、它的組成單位和它应用的規律性归根到底是彼此联系着的；它們是互相制約的，而且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阶段，在一定社會关系下、在整个社會的一定文化程度和一定眼界的条件下，組成思想交流所必需的某種整體。問題不在於或大或小的系統性，而在於語言的任何單位，甚至是最特殊的、非标准的單位，在語言中依然佔居十分明确的地位，而且与其他單位處於一定的关系中，因此，如果不估計到这些关系，就不能完全理解任何一种語言單位。例如，俄語中 *шел*（行走，过去时）这个單位是理解為 *идти*〔走〕（*иду*〔我走〕 *идёт*〔他走〕）这个動詞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理解為另外一个單獨的詞，这不仅因为这个單位是指材料上同样一个行动——运动，而且也因為俄語中時間的差別通常只是用詞形变化的方法来表示的。同时保留同样的詞根，像在 *нес*（帶，过去时）——*несу*（我帶）——*несёт*（他帶）；*говорил*（說，过去时）——*говорю*（我說）——*говорит*（他說）等里头一样。重要的是，無論如何不可以把語言看作為不同單位



(首先是詞)的簡單总和。这样單純地去理解語言,是馬爾創立機械的交配理論的前提之一。

大家知道,語言可能是十分不一律的。在方言上是分裂的,在不同的应用範圍中有特殊化的情形——但是只要語言的不同类型或变种處於活生生的相互作用之中,而且是在某一社会的範圍內用作始終不断的交際網的那種同一体系的變形,那末語言依然還是一個語言。在这样相互作用之下,不可避免地發生確定的(雖然也有局部的差別的)語言單位的等同現象。例如,在方言之間交際的情況下,在甲方言中  $x^a$  一詞和在鄰近的乙方言中和它相應的  $x^b$  一詞,必不可避免地彼此發生等同現象,並且起着一個單位的職能(例如, он [他] 与 он [他, 方言詞], гриб [食蕈] 与 гриб [食蕈, 方言詞], 中性的 полотенце [面巾] 和陽性的 полотенец [面巾] 等),在这一切例子中,不同方言中相應的詞,在彼此關係上並不是別的詞,只是同樣一個詞的不同方言變形(例如,上面關於 щука [梭魚] 的不同變形所說的話,見上文第8節)。甚至完全不同的詞如  $y^a$  和  $z^b$  (例如 вереск [石南]——можжевельник [杜松]),也還是可以說一種語言範圍內類似的同義詞,而不是像不同語言的兩個詞那樣——因為它們還是滲入同義詞的範圍內。由此可見,一個語言的各種方言不是总和,而是統一,而該種語言的等同關係就在這種統一中多式多樣地表現出來。

只要是在鄰近的甲方言和乙方言的代表者之間的交際中应用兩種方言 只要是在乙方言和丙方言、丙方言和丁方言以及最后丁方言和戊方言的代表者的交際時,也看到這種情形,那末我們就有統一的交際網,因而,就是用同一語言的交際,甚至相離較遠的甲方言和戊方言彼此或多或少地不能理解,但這些方言依然都是一種語言的方言。其實,就是這兩種相距較遠的方言,也依然是通過乙方言、丙方言和丁方言的媒介彼此聯繫着的,而其中每一種方言的發展都會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另外一種方言的發展的。因此,無論相距較遠的方言之間的分歧如何大,而這種分歧總是有限的。例如,暫且假定,鄰近的方言之間的差別,不能超過某種音值  $d$ , 因為方言間的交